



黜埒亭集卷九

碑銘

明故權兵部尚書
魚翰林院侍講學士
鄞張公神道碑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尚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為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為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既舉事即遣公迎監國魯王于天台王授公為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魚官

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繼與熊公汝霖為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為一議公出揭以為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于王而不為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借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為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屯請以所部來歸斌卿心不欲往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楊御史馮公京第與

公並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稟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諸暨縣錢氏七日間道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于閩浙東之山寨亦羣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于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糧于民民始以其為故國也共餉之而其後遂行抄掠民苦之其不以橫暴累民者止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師潰諸將以王保翁洲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秋大兵下翁洲

名振奉王親搃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
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既不肯奉
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為王衛
時時激發諸藩使為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
招討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為
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
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于天台次于翁洲明年
軍于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
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散烽火達江寧時上
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在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
掠瓜州侵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

洲是役也故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
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
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栖遲海上者蓋累年
矣則其心尚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為馬阮浙東之續
將何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自
公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
貽書于公謀大舉丙申公軍于天台是冬軍于閩之秦
川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王已去監國
號通表滇中戍戩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江督卽廷佐以書招公公以峻詞拒之是年七
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為監軍泊舟羊山羊山

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是
軍士不信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舡百餘義陽王溺焉
復還軍翁洲治舟明年五月成功會公于天台悉師以
行游軍至于鄞之東鄙師次崇明公曰崇沙江海之門
戶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為老營倘有疎虞進
退可依也不聽而請公以所部為前軍向瓜州時大兵
于金焦間以鉄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家岸皆
西洋大礮雷鎗而公孤軍出軍其間成功遣水師提督
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汲水者斷滾江龍支而軍
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既斷則公即進踞上流奪
其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然列舟應礮而沒不得

前公登舡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舡而墮遂以十七舟竟
渡公渡而譚家洲守砲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
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管効
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
鎮江成功恐江寧之來援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
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為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
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
提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
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即廷佐愬甚不意成功竟以水
道未大舟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于
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

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
謂蕪湖為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
年少時勇為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
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
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
寧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
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為三州當塗蕪
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
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
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舡不滿百但以
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

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為十五年來
所未見瀕江小艇載果蔬來貿易者如織公軍人以
舡板援之而上江濱因呼為舡板張公之軍公所至城
邑入謁先聖遺臣故老赴見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
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
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于是徽州降
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
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
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
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
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吳會之

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并
造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
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
輕士卒樵蘓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謀知之以輕騎襲破
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灶未熟大兵傾
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頭被擒死
之軍遂大崩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遏蘓
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
信也以為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
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祕不使諸將知
而更貽成功書以為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

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捷漕督
以師援江寧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
巡撫而下皆欲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既不得
請督師即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
舟師以扼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
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
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揚萬
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常銅陵與大兵之援
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
而東下砲散轟然而公軍誤以為來劫營遂潰或勸公
歸焦湖慈溪義士魏公遮道說公以為焦湖入冬水涸

不可駐軍而英霍山寨諸營尚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
之使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十七日
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
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路賂土人為導變服
夜行大明而踪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踪跡
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賣葯于安慶之高河
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
者蓋亦以觀變從江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
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
病瘡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
之也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

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殞英霍山寨
中或曰為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
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坑之迹
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
節大白樹轟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公還亦喜遣兵來
助公公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
諸義民築塘以捍之至今猶蒙其利乃遣人告敗于滇
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勅慰問加官尚書兼官如故明
年移師林門尋軍于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
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
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入閩次于沙

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慕容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
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
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尚忌之惧
其招煽沿海之民于是有遷界之後沿海之民不願遷
大兵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公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
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
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
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
不克公抵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
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成功以出
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巧遺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

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
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壬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
于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
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又喜即以
書約故尚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
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于是
公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中
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畧言不佞
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
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
茭糗糈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為惕然况復

重之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山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于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于此閩南消息既
鄭經
偷安海外公悒悒曰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于臺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

上也令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告祭于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嶼懸嶼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漢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為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剋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

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為慮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郵人李鄴嗣任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

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
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
而公百死不回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于是浙之提
督張杰懼公終為患期必得公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
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
補陀為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為故校且已
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
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以
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故校
乃以夜背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
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

巾葛衣而入至提督署嘆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為
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囑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
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于
杭出寧城門再拜嘆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
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舡首中夜
忽唱蘓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
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散朗朗然歌
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得無名氏詩于舡中有
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
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
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

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為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宏範之上然非

仁祖如天之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

仁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

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

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

父刑部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尹忠太夫人趙氏感

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跣跣不羈喜呼盧

無以償博士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伯宗公之仲

孫穆翁雅有藻鑒曰此異人也乃以其已田售之得金

三百為清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

生于試經義從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抽

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

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爭頌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瓚

迕遂不復面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吾

良友所親有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衛勿

謂鞭長不及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之初入海也嘗遭

風失維飄至荒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千年

鹿遲十九年還我次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瓣積日

不餓及被執又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公生于萬

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得雅精壬遜之學已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兵至糴舟未返即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之而兵至年四十有五娶董氏子萬祺並先公三日戮于鎮江女一即歸予族祖穆翁為子婦予族母也初杭有舉人來壁者抗詞作保狀以百口保萬祺母子不得令以再從子鴻福為公後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二墓之間于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者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為公買地經營之而鄞人萬斯大等墓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為之銘子木

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酌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已亥公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公以其少年而負奇氣有清河李萼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之蕪湖子木之族父蘊章故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忝成功軍事旋來父北行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鬪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即為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

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
一字來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為僧
名超邈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次誘執公之
故校得以得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
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予嘗謂公解軍而復已將此懸
譽為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微功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
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年以往三
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于公
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于夢英也且天下無惜死之
忠且剖肝絕腹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
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槎

集其襟文也北征錄已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
已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
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值興人徐克章
者從丙購得之曰公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
付君克章乃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為最後而
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
經畧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
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
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受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
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荊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
業而公無所資終于賣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盜公之衣

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為我煖在爾為爾煖其煖一也即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志其叙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墨漏至于公之官階終尚書浙督趙公曾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為閣學黃氏墓志以為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于己丑已官尚書亦不合若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尤誕妄不足取信予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并得之先族母之所傳者別為碑名一篇或曰公子萬祺在鎮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於其忠盾私為育之然今無攷矣其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撐地維不可一絲擊豈不知不可聊以

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鵲歸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附舊寄萬編修九沙札

黃先生作蒼翁志但據北征錄為藍本大段疎漏不止誤以尚書為侍郎也如江上爭領詔一案是蒼翁始終為王脉紹中間又能轉移鄭氏使化其舊隙為我合力是蒼翁最大作用晚年欲再奉王起事及力必不逮而後散軍是蒼翁始終為王結果此乃十九年中三大節目也而黃先生皆不及之答王安撫書前半如謝疊山之知聘後半如陳叅政文龍請漳泉三府以存宋祀之旨皆不應不錄而王之薨在壬寅冬

十一月可以改正明史別有考尊諭令某別撰碑文
一首某文豈敢續黃先生之後然考証遺事所不敢
辭謹呈上

鮎埼亭集卷十

碑銘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
碑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順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洲大傅閣部留守華亭
張公閣門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謂雪交亭下見遺骸
二十有七有懸梁間者亦有絕縲而墜者其中珥貂束
帶佩玉者則公也廡下亦有冠服儼然者則公之門下
儀部吳江蘓君兆人也亦有以兵死者則諸部將也亦有
浮尸水面者大兵為之驚愕却步嘆息遷延而退命局

其門鄞之諸生聞性道時在隨征府倅喬鉢幕中聞而
亟往視之思為之殯顧滿城鼎沸無所得棺公之故將
汝都督應元已為僧補陀公前此曾托孤者也翌日入
城謁帥府乞葬故主諸大將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
拒大兵汝其餘孽也方竄伏不暇敢未葬此骨耶命駟
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故主當歸就僂
乞假命一日耳提督金礪憫乃之曰是出家人姑貫之
于是應元舁公尸出城性道與定之諸生謝歸昌及補
陀僧心蓮等募鄉民舁公眷屬及賓從等尸出城然卒
無所得棺乃以火化之貯以三大甕其一貯公骨其一
貯公四姬一婦一女孫諸婢骨其一貯儀部以下骨葬

于補陀之茶山茶山者應元所築寶稱庵以避人者也
時公尚有一孫茂滋遺命勿死以全宗祀以俾入鄞次
年十月始得放還茂滋將負公骨以歸應元以道梗令
先載木主歸附瘞先塋而徐俟後期未幾茂滋亦卒公
無後應元乃不復歸公骨而身居寶稱庵以奉公墓未
幾應元亦卒寶稱庵圯公墓遂沒于榛莽間雍正丙午
予遊補陀諸僧導予遊故跡予槩弗往而先登茶山求
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隱秀庵僧百成
予宗人也謂予曰子既肅拜公墓曷為文以紀之其麗
牲之石吾當謀之以為山中之重嗚呼荒山野塚非有
麟辟邪翁仲之儀也非有墓田丙舍之寄也然則百成

之惓惓于此其亦重可感也予乃博考唐魯二王野乘
參之明史折衷于茂滋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為公碑按
公諱肯堂字載寧別號鯁淵南直隸松江府華亭人也
天啟乙丑進士釋褐知大名之濬縣流寇方充斥河南
彰德等府烽火相望與大名止隔一河公練民兵沿河
立堡團甲禦寇寇至舉砲擊之莫敢渡者大名守盧公
象昇以為能令濱河諸縣皆倣之因盡行其法于畿南
其後所謂天雄軍者也以考最擢御史崇禎八年流賊
陷鳳陽皇陵震驚公疏劾閣臣且條上滅賊方略有五
尋按出福建時撫軍沈公猶龍亦松產良吏也公與之
同心勦撫海寇閩氛稍輯力薦徐公世蔭之廉卒為安

撫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統紛紜意所欲就則保
留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
路往返動以數千程限稽遲多逾數月故有一番之更
移者必多一番之擾害帝是之十二年疏言裁練之法
當以屯寔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于衛所世弁求
之而即屬以清核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宜即于衛所官
軍餘子中選之而即令補其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盡
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即課以開墾之事舉一練
務即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即可還一舊餉河北山東地
相錯一方奏效餘可迎刃辦也章下所司當是時亡國
之政莫甚于練餉而屯田雖有二撫不過虛語使能以

公言寔力行之可救其弊而為時已晚終不能用楊嗣昌出督師逮熊文燦公知嗣昌之必仍用撫也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輔臣出賊必又以撫乞憐伺間而動請著為例自今有為撫議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反間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疏入昌嗣果大愠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年賊勢日橫宜解其權詔未報而嗣昌已死是冬公言今討賊之人甚多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從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

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抑遇賊即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票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之急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中樞冥冥而決諸臣憤憤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司詳議于時天子憂勞殊甚頗成操^切之治大吏稍不當意輒置于理而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造大祲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等五省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乏故令有司催科如故公疏言天定可畏宜行寬大之政今任繭絲之吏以求必不可得之糧弱者轉死溝壑强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為盜

也長官一切以法從事囹圄盈滿而盜不可除其不為盜者皆以餓致奄奄何以禦盜宜下肆赦之條捐逋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會召舊輔周延儒入京公面陳要務延儒是公言捐糧五百餘萬清冤獄以千計皆公之力十六年疏請休復向來言事諸臣謂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于狂戇在聖明罰從降罰法姑予以困橫然夷考諸臣所言或議徵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淆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糾巨奸于氣燄方張之日或詆近侍于威權思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臨之偶爾挫折便作逐臣雖盛世原無棄人無官不可自効使然之回翔下位何如竟予賜

環得旨俞允于是原降科臣李清等皆得召用自公掌道凡所敷陳不墮同時門戶詭激之習皆其可見之施行者是年陞大理寺丞尋以都御史撫福建時調師閩赴登需餉七萬公陛辭面奏言恐力難猝任于是大學士黃公景昉助公請分其半于粵初下車平漳南大盜總兵鄭芝龍舊以作亂海上受撫官至大將傾倚巢窟跋扈芝龍招大盜五十餘人報公欲為標下用公曰勦盜元武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以疏告于朝得嚴誣悉斬之芝龍以此恨公南中稱製造部將周蕃帥師助防江壘書獎諭汀州賊閩王褚婆營盤踞簾子洞南贛巡撫李永茂告急公親征之招撫數百人今知

寧化縣于華玉率以勤王詔復用閩督學郭之奇為翰
林且予超擢公力言其非而止南中失守芝龍弟鴻逵
奉唐王至公具啟迎之王復書以兩京淪沒陵寢暴露
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
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寔式憑
之書至急以書約漳浦黃尚書道周尚書故自浙入閩
馳至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迎勉就約六月
監國七月稱制晉公副樞再晉公總憲公面陳恢復大
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
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
英叩闕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為之請詔令其恢

復杭州始申雪于是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王銳意
中興顧后曾氏以知書又前同在高牆中食淡攻苦相
怜頗參預外事王臨朝则后垂簾座後共聽政公疏言
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
中嘿為贊助若垂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
疏入曾后恚王遂疏焉說者謂唐王在烈廟時有英察
之稱而溺于內愛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芝龍
無意恢復亦惡公之日以親征勸王思黜之猶以翼戴
功晉太子少師官冢宰仍兼憲長而以其私人為巡撫
奪其兵又令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又遣監臨秋試
蓋外之也尋詔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曾公

櫻丙戌正月公累疏請兵詔加公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雖奉有賜劍鎮撫以下許便宜從事而不遇空言時公孫茂滋家居方遣汝應元歸省之而吳淞兵起夏文忠公允彝陳公子龍為之魁汝應元者雄俊人也以公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閩中授應元御旂牌總兵官已而兵敗徐公孚遠浮海赴公而茂滋亦與應元至為公言吳淞雖事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可一呼而集公乃請王自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為犄角所謂水師之議也曹文忠公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行且言當乘風疾發公請以徐公孚遠

朱公永佑趙公王成叅其軍皆故吳淞諸軍領袖也周公之夔則故蘇推官舊與東林有隙者至是家居起兵報國甚勇且熟于海道故公亦用之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為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棍為中軍樓舡將軍林習為後軍詔晉公大學士行者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為步卒先公發而令公待命島上必昌受命遂不出三關一步而公以數舟入海徘徊島上者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郵筒亦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為芝龍所取公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王親出師延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引大兵入追王及之公痛哭誓不欲生時公屯鷺門其旁為東

石即芝龍所居也會鶴芝軍至勸公為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北代之命非封疆臣也不如振旅以為後圖乃入其軍鶴芝亦以盜起海上至大將然其人忠順非芝龍比故公之出師欲以為先鋒時鶴芝為楊耿所糾公請宥而用之及芝龍之降以書招鶴芝計事鶴芝會之道遇公公止之鶴芝不信既至知其決降遂與公謀出師破海口諸城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宏益者蕩湖伯阮進部將也劫公于路跟當入翁洲翁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畧雖外致隆禮館公于參將故署而公所言弗用也但謀據翁厚自封殖以偷安海外鶴芝議乞日本師以有成約蓋鶴芝故

與日本國王善故也斌卿沮之鶴芝怒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不見鶴芝師卒不出公不得志栽花種竹于圃中作寓生居記以見志其詞曰張子以視師之後航海就黃侯虎痴子翁侯館予叅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之逾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甕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嘆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上而滋有似于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于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托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

比于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為人指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榎楠枯柏之大顯于時而又不能為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鰲三傾榮曦再晁疆孤撐而羣撼之螫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佇之上荆棘生焉余因為斷溝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為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為槎泛斯時身萍世繁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于死之所得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中有島島中有廬廬旁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掃予嘗校其意趣以為

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是而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鄙塢將孰險孰夷耶彼共榮悴于同臭之根而報貞萎于時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于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于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余力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又貽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書曰銅盆之後僕焉敢後願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皆指斌鄉之檀命不肯與諸軍協力而思据彈丸以老也無何而張名振等奉魯王至公力勸

斌奉迎不聽諸軍問罪于翁斌卿累敗乃求救于公公
為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事君名振等不可卿斌遂
死王入翁以公為大學士輔政公虛所居邸以為王宮
時從王至者太保沈閣部宸荃以公耆德宿望讓為首
揆宸荃以疾請休公獨相加太傅張名振之殺王朝先
也公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公亦不得有所
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則憤恨不食咄咄終日
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翁人欲有納女于王者公聞其
已嘗許嫁于人疏諫王遽却之築雪交亭于邸中央以
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嘆謂蘇兆人汝應元曰
此吾止水也兆人對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公撫其孫

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托其在君乎應元曰諾于
是應元披緇赴補陀而兆人始終從公又二年而大兵
至張名振奉王搗吳淞思以牽制大兵而以公為留守
公遣蕩湖伯元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燭大兵直抵城下
安洋將軍劉世勛固守力竭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尚
書吳公稚山至作永訣詞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
學圃間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讀文山君恩未報
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留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
莫輕刪因集家屬曰無人辱及晨諸姬方氏周氏畢氏
冢婦沈氏即茂滋母也女孫茂漪俱先投繯諸姬姜氏
投水畢姬先登姜姬止之曰死亦當以序莫匆匆也公

曰善乃以序而上及諸僕婦諸婢之從死者公謂茂滋
曰汝不可死當速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也公投
縲梁塵甫動家人報獲儀部縊廡下公亟呼酒往酌之
曰君少待我復入縲九月初二日也茂滋狂號共欲死
中軍將林志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
去志燦桂等以格閉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
絕脰死茂滋尋被執其得生也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
燦前戶部董守諭希德稱崇明諸生宋龍大名鄉貢進
士蕭伯闇閩劉鳳翥定海諸生范兆芝等救之以免詳
見茂滋所著餘生錄蓋自大兵南下所向不血及其以
一郡抗命者曰贛曰金華其以一縣抗命者曰江陰至

翁洲不過孤島如黑子而竟相支柱多所夷傷至使諸
將皆以為南下所未有于二京殆有光焉則元老之所
以報國者良無媿矣嗚呼公以經世之才牽絲則為循
吏入臺省則為名諫臣撫軍則為賢節度碩皆不久其
任未得展其用乃遭喪亂先翼戴于閩中猶或可為也
而厄于悍帥及己丑以後延殘息耳方肅魯定西平西
蕩湖虎爭之際公卿危于朝露賴以至誠宿望調護其
間試讀寓生亭記令人黯然神傷零丁惶恐之情形如
在目前其云死不徒死則止水之先懺也補陀為大士
道場顧儒者所弗信得公之骨莖焉海島有光矣而制
府聞公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兵得以獻制府

賞之其人不受曰以慰公昭忠之意耳非羨公金也聞者賢之公生平以用世為學不以詞章自見及蕭寥島上始稍有述作以遣日而高雅有承平之遺風惜兵革之後所存無百一而雪交亭自亂後公所植一梅一梨獨無恙浙東諸遺民如黃公宗羲接其種于姚江高宇泰接其種于甬上至今二郡亦皆有雪交亭其銘曰小白華峯睡香翩翩兮海印池邊玉盤盃如舡兮縞衣素簪足清歡兮遙望雪交南團團兮公乎驂箕遊此間兮百年過者曰是唐宰相魯公之阡兮

明太傅大學士張公神道碑側記

唐顏太師撰宰相宗廣平公神道碑別有神道碑側記蓋即碑陰一種補中碑所未及者也予撰張太傅碑既畢隱秀庵僧百成以蘇儀部從公而死雖其事已見于碑中而未得其詳請更記之予乃援廣平神道碑之例畧叙一通附于其側蘇儀部字兆人字寅侯南直隸蘄州府吳江縣人也諸生少師事太傅江南失守亡命海上太傅相于翁洲薦授中書舍人尋晉儀部主事嘗謂太傅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為先驅時江陰黃公介子殉節或傳其獄中詩至翁太傅和之曰生死蜉蝣一瞬過于今踵項正堪摩三年碧釀千秋血方寸丹排萬丈魔比宿定知親日月騎鯨猶覺劫風波六旬往

矣脚乘化無事空嗟老去何儀部亦和之曰人生若寄
易為過忠孝家傳舊揣摩不改衣冠可為士誤移頭面
即成魔浮雲過我空諸境止水澄心定眾波就儀從容
古所尚浩然正氣去如何吳尚書稚山以下皆和之當
時海上諸臣晨夕聚首惟以一死相期而已及翁陷賊
絕命詞曰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
此身輕書之衣上先拜太傅曰北人行矣即縊于雪交
亭下太傅拜且哭以酒酌而後縊鄆戶部郎董守諭作
翁洲七哀詩其第一首為太傅第七首即儀部也嗚呼
太傅于甲申以前已至至開府負天下重望不死固無
以魯衛之士儀部甫受一命于荒朝舍生恐後其有光
于師門不亦大乎且太傅斷無不死之理而儀部若惟
恐其不決者而以身先之較之生祭文山者更苦洛伽
山水清佳儀部長隨太傅翱翔其間在昔文山幕府如
趙時賞杜濬輩同室同穴生死相從者鮮矣此可以為
太傅師弟淵源之樂事也

鮎埼亭集卷十一

碑銘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四十三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為之行畧以求挺道之文于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畧中固嘆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

鄞

全祖望

紹衣

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為黨錮後為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為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為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干人之請摺撫公遺書叅以行畧為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為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子謂私謚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于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矣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義字太冲海內稱為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

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大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即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讀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義忠端公為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脆脆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頓不令太夫人知也思宗即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既謝恩既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公之削藉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

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統流
血蔽體顯純自訴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
謂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
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
斬行畧誤以為論二人妻子流徙公又啟應元胸拔其
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
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案
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已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
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于公求弗盾公
即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
于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填寫空本

故永貞論死而實則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于詔
獄中門哭散如雷聞于禁中思宗聞知而嘆曰忠臣孤
子甚惻朕懷既歸治忠端公墓事畢肆力于學忠端公
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徵獻錄
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
宿于諸經則旁求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
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
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齊
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
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
復出率以為常是時山陰劉中正公倡道戴山忠端公

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
釋石梁陶氏與齡為之魁傳其道者沈國模管宗聖史
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
壞忠正憂之未有以為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然起
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
力推其說惡言不入于耳故戢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
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戢山之學專言
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
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
証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
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錢侍郎牧齋莫不傾筐

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于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
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
公孩末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
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散于是儒
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
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
定而踰時中官復用事于是逆案中人彈冠共異然灰
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
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為鳳督以為援阮大鍼之漸
即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
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

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
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
林子弟推無錫顧文公之孫果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
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鉞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
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
年中善政莫大于堅持逆黨之定力而大學清議亦以
寒奸人之胆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
為不巨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為中書舍人力辭不
就一日遊市中聞鐸教曰非吉教也遽南下已而
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
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

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正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則
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
而公則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掛于彈事聞者駭之繼
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徑官光祿丞者復疏糾與遂果並
逮太夫人嘆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
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寧南
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為避流賊計然大鉞以為揭中
人所為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尚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浙東則劉公已死節
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
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于江上

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授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
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
察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
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
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欲罷中正以安諸營者公
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于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
為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即以公所作監國魯元
年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
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為患也好言
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力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
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于陳恒但不得謂其不

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沉舟決戰
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舡鳴鼓攻其有備蓋
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
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為又曰崇明江海之門
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
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
言于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為將
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特議嶽嶽悍帥亦懾于議不敢
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
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
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

仁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
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
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巽于
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為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
渡海劄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
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
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為
內應會大兵已纂嚴不得前于是復議再舉而江上
潰按是役也正中寔以敗歸公為正中墓公遽歸入西
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

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為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
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寨部將
茅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于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
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
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
拜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
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節即武臣自
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
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
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掠至
得免時諸帥之悍甚于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

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
以憂死公既失兵曰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舡中正襟講
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
人尚居故里而中朝 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
其家口以聞公聞而嘆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
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姜伯約矣乃
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門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
舡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
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埭不得請公為
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 二公既是桑海中來
杜門匿影東遷西徙靡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浙東凡

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剪除公于海上位在列鄉
江湖俠客多來投止即侍馮即京第等結寨杜舉即公
舊部風波震撼齟齬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
並懸衆魏又有上變于大帥者以公為首而公猶挾帛
書欲招嫫嫫中鎮將以南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窈
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
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有日矣公潛之郵以計脫之
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為之備而不克
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于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
寨上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為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
幸而公不為之懼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為調

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于是始畢力于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喜為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纏牽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為之盡釋而追恨為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証入書院之會于越中以申戴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

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証斯理之變化而多不求于心則謂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學講之疏弊公以濬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從叟就道公次其韵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詔以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以為公非

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為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詔下浙江督撫抄公所著書閱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叅史局又徵節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頌皆以不能致公為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見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

禹導水導山脉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者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上曰可召之京朕不受以事如欲歸當遣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上因嘆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為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于戊辰冬已自營生壙忠端

墓旁中置石床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墓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于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己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禭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公三長造朱林次造劉忠正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正送之豫訂為姻者也次造朱沆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

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位方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為內編以其顯背于易而擬作者為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內停勻者斷之為十二律與四清散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戲山有論論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為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弘光紀年一卷隆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一年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

立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四明山寨
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賜姓本末
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
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勾股
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
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
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
開方命算測園要義諸書共若干卷行畧尚有去珠密
論其寔非公所作
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為不傳之祕而
不知公寔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
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

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為南雷文定凡五
集晚年又定為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
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畧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
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
其中多元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為明文案具
後廣之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五朝
國史多彈駁叅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為明詩案隱
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
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于明文案外又輯
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
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誌台宕紀

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畧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為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準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雖公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業必咨于公本紀則削去誠意撤伯座之說以太祖寔奉韓氏者也歷志出于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

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彞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眾遂去子其于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鄴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于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于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為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

其于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為異姓之臣者反甘為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止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為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于異端之學雖有所託而逝者猶不肯少寬也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揖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嘆為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預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

不怨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聖天子之名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為賓可哉卒辭之公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于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盡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為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寧汪公澂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為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于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于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既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乃為

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為甘陵之黨籍居海之孤臣寒

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已無
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曾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
長埭與隆斯瑪兮方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
七燁綠于東京予既恧其汰後兮日者亦言帝殺夫
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為乎泥中則是公嘗借馮以
行而後諱之顧畧見其事于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
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

鮎埭亭集卷十二

碑銘

亭林先生神道表

鄞 全祖望 紹衣

顧氏世為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
時遷海門也而復歸于吳遂為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
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
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
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
仲子曰絳即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
節以先生為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

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
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
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竒顧怪之目
于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
天下之無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
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
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
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
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
障然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其考索利
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

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
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于見若陳同甫則皆欺
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純粹未有若先
生之探源竟委言言可以見施行又一稟于王道而不
少叅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
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
音分部正軌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
吳才老以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
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以與古經相參攷
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証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
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
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
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
抄所以歸咎于上蔡橫渠象山者甚峻于同時諸公雖
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
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
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
卷尤為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
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
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于襁褓中太安人氣
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

于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
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于
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
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鄭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于吳
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
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
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名銳與族父延安推官
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塋不果次年幾與吳勝兆之
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
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為鄉里所喜而先生亦不甚厭
扁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偽而堅今之疑衆

衆者行偽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
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
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
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游沿江一帶以觀舊
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思見先生日出遊家
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
先生通海先生亟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僭復投里豪
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
危甚獄日急有急先生求救于牧齋者牧齋欲先生自
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牧齋之
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

揭于通衢以自白牧齋亦笑曰寧人之下也曲周路舍
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
兵備使者乃為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于是先生
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壘田于章邱之長白山
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
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
而念江蘇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
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
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
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壘田于雁門之北五臺之
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濕不欲久居每言馬伏波

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
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
又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
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為得乃
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為先生所作首之書中
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東自請勘頌繫半年
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為告急于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
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
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遍觀
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寔
他邦所少而華陰經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

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
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
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于華下
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
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
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
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
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其于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
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復熟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
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
罷下則逝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
貽書葉學士訥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
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鈎名者
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
欲見知于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
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
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
屈然而名之累則已甚矣又况東林覆轍有進于此者
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
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

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
乎今猶未也其論為學則曰諸君閑學之餘也橫渠藍
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
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來
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
鷓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己未春出閩觀伊洛歷嵩少
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飢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
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畧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
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
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貴鼎為東南人士宗

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為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于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于華陰無子徐尚書為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塋崑山之千壑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菴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為立傳者以先生為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家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

予吟沈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于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于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為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為未盡也異日國史將

取徵焉子其更為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矐矐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顯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為二曲先生西安之藍屋縣人也其先世無違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為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坻祿行以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挾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為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

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為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為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修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間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于流俗以昌明閔學為已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滯于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

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
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之宗旨或以先立乎
誠為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
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為宗
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
積而為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
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
悔過者不于其身于其心于其心則必于其念之動者
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為顏子其庶幾以其
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于心齋靜
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于過知其皆由于吾心則直

向其根原剷除之故其為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
靜坐觀心為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
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
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
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
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
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主于諸儒
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
慧穎悟者襍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于有道得也
于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
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

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
公府也再至則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
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
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是無害當事請
主閔中書院先生方謀為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
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
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不可然
閔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為當事力言少贖高第隳
淪不為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
人塋信吾之齒曰齒冢以待身後合塋先生累欲之襄
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

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不
得乃為文禱于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
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造館不可乃亦為先生
禱于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為信吾
立祠且造塚于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
麟前令藍屋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見
且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頌高諸公遺書
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
凡開講于無錫于江陰于靖江于宜興晝夜不_得息
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
為何事而竟喋喋于此間尚為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

高諸公書亦何益申且不寐而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散大作蓋先生祝于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人同返閩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為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太哭觀者皆哭于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于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隼羽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真行寔輕于一出尚受謗于當時困辱其身况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為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請

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為大典之辱辭牘八上時先生以病解得

旨俟病愈敦從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津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卧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篤疾昇其床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史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

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栖聖室平生心跡頗在聖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衣白棺即懷聖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墓母墓萬勿受吊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覲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款之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諧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

時有宰相采不足

自負知學遂以文

先生四十以

先生四十以

前嘗著十三經糾謬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為近于口耳之學無當于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矣故其中箱所藏惟取及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局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

不襍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散名益大梨洲為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上故嘗自言生平無責沉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閔學六百年之統飢寒困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為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後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

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為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啟人之大喙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剝一旦不知發蒙振落斯則甚于洪水猛獸之灾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應潛齋先生神道表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為之三歎

息也年來杭董浦稍為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為請曰微吾文莫悉老夫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撫謙字嗣寅學者稱為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尚輪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在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為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為猾社取有所不為也其時大江以時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長雄先生于其中稍後出而猾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怜之曰吾為汝^娶氣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

成禮坦白子諒表裡洞然于遺經皆寔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固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游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勵足蔽風雨簟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為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逝之山中既遭喪離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嘆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于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撫謙非敢卻聘寔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

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
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
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造足以長客氣也許令
嘿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
騎且即至何愬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不雖就講席
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
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稽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
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
已蓋不為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
史圖南以視齋歸于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
遇于途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焦悴躑躅御史歸

以葛越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
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
吾尚有絺絺在笥昨偶感寒欲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
寔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為差
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
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
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
醉持刀欲擊人于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
生來其人頓失魄拔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
曰一朝之忿何至于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
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歎然常不足于心康熙二十

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學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千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黃文晦本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不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未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謂魯齋為學究是皆過情之訾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

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為葯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教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冲融是人師也其于經師之品則其次也况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宏任敬恒有篤行先生墓于龍井山下二子皆無後一坏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邈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剪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水長茂

鮎埼亭集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

沈甸華先生墓碣銘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昫字郎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為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寶時戴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為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為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即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為本刻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

以適於世用者為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
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
有賢者即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
交于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為常每連日絕
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
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
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
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
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為繼粟繼肉之
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
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

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
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
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
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
門所望于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
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識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
三無以為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
之曰吾不敢輕受賻祿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
恒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
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
上之某原于二穀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

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為殊絕頃世或有
知潛齋者而先生沉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
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
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據所聞于前輩者為詮
次而系之詩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麾之戶外巖山高弟心
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蠶園先生神道表

蠶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
錫楨始裒其叢殘之作合為數卷乞表章于當世予惟
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

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致乃畧為撫拾纂文
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
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于世
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
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
亦頗耽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為有隱慝
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
傳以為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既游遭喪亂遣妾遣婢
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
子震與其女髡其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

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
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
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為棕鞋竹筥以佐之時有好
事者約為月給供先生朱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
逾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
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
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壻家而身寄食于僧寺戚友
怜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于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
七矣十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棄諸生顧以謀食走四
方二老相對時時絕食嘆曰吾本為長往之謀顧蠟屐
未能乘桴又未能至于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

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揚王孫之葬何
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雙耳失聰又苦下墜終
日仰卧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疑叔自江西來造其廬
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疑叔固以請
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疑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
志復為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
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
不受疑叔曰嘆吾淺之乎為丈夫也嗚呼信夫疑叔之
淺也但知為先生謀食而不知為先生謀施食之人夫
倦圃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其食亦何待疑叔故昭
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

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
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
絕俗與先生稱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以
餓死仲謀又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為禪
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蓋其靜極而明
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于萬歷十有九年九月二
十八日卒于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
二娶黃氏塋于牛橋之西其所著蠶園集自震死之嗣
十不存一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
茲遺蛻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戢山劉忠正公之門者
三伯子即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外子
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
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
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鼻岸
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
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後先生兄弟盡出家丁荷
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于蒿埧伯子西下
海昌先生留臨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
生猖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叅馮侍郎京第軍事奔

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于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鄆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鄴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資高且中等為畫策而方槽木欲挺身為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既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待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復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即戶部子斯程也鄆之諸遺民畢至為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而醉隔岸聞絃管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共

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烏伯叔二子交沮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而免于盡喪其資提葯籠遊于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為人鏤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為人作畫又不足則為人製硯其價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于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為先

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北坤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即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為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為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為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為東南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寔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為離塞坤之中畫以為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

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不離復返為乾如所謂五色五散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為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為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于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為脩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

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為
四千九十六卦者寔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
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
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
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
可與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為焦京而未逮者也其
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為已生之卦數
往天順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未生之卦知來送
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為順今
反以四三二一為順以自八而上為逆今反以五六七
八為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

兌乾無當于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為歷法而設歷法
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
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湏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
通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孟震至臨凡十七卦始
得二陽已是郊半為春分矣又閱損節中孚至泰凡八
卦始得三陽已是已初為立夏矣從此閱大畜需小畜
而為大壯之四陽是已半為小滿矣乃閱大有即為五
陽之央是午初之芒種即比連為六陽之乾是午半之
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
女代母之義以震巽中居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
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

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即其去而
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即其來而去已下伏焉
得分界別疆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
否泰及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
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
陽相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
序而演之為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
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
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艸木飛
走耳目口鼻散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星辰星帝王霸
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為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

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
以著叅問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即
太極圖之第五層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即
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即太極圖
之第三層也其第四曰取坎填離即太極圖之第二層
也其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即太極圖之第一
層也方士之祕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
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為宗靜篤為用今方
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
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為易之太極則不可也
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以其出自大

賢不敢立異即言之噉噉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
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
于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為之一空亂後散
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爐一其後又得黃
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嘆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
其入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
緡澹歸遍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老也不為雪菴之
徒而甘自墮落于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于集以
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
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仄
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

不然憂生嗟老廡戚寡懽不被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
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
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
又以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
交賢豪長者不為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
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為知我耳先生雖好
奇事字然其論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
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于六書會通乃歎其
奇而不詭于法也生于萬歷四十四年某月日卒于康
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塋
于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

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
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
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為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
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既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
人能言其竒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幸
而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
一石函錮其所著述于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
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
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千人禱于先生之
靈以求之嗚呼先生好竒而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
予耶其銘曰

逝劍鏑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啖野葛幾一尺兮猶
能據皋比以鏗鏗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玉之哀鳴嗟石
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施石農先生墓志銘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
明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為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
四面皆水所謂西谿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
夾峰相望花時舟行其下暗香疎影中時聞款乃當宋
時為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之明嘉靖中
甬上萬都督底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于
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避人處也招集諸耆老

觴詠其間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遊其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陟宅焉徐先生捐石者故先生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萬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歡甚于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為先生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菴秦開地輩俱和之世所稱幽居唱和詩者公擇嘗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復興思深哉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不標宗旨公擇之學于姚江而捐石以潛齋為友各有源流然先生皆不相依沂獨以所見自成其是捐石性孤梗諤諤多所否晚而于潛齋亦間有糾繩顧獨推先生故四十年相依如

一日先生有子雲蒸亦賢杜門養父其事捐石如父顧日益貧先生乃拉捐石返其故居父子迭出謀食以養捐石未幾捐石卒先生父子造皆出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予正寢者遂盡出簪珥以成禮先生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先生亦卒無以為塋故人或為禾中守或為茗中令各以百金來致襚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嘆良久而去嗚呼即先生之子若婦觀之而平日之立身可槩見矣先生之歿已再世予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既得之矣觀察之家不戒于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并開地

地之暫栖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銷沉殆盡予每過谿
上輒為神傷者久之吾友王瞿居湖墅予令其訪先生
之軼事良久不得報乃据所知為文令納先生之墓瞿
有事于杭之文獻如先生者豈可聽其脫落不傳乎醇
儒高仕任所位置予文聊以充幽居之掌故焉其銘曰
匪風惻惻下泉騷騷志士夢周亦復徒勞花塢離離柳
泉涵涵我歌一曲以當大招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
使以貂參聘遺老凡六卡其一為故大學士膠州高文
忠公時方寓山陰其一為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

為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蘓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為
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遜去而二人者
竟降亦卒不得用于是別稱為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
孫字奕喜小字年即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
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
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
瓠而雙足重趺頗惡劣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踟跌
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後府
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江東兵起恩卹諸忠而
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者
故嘗與忠敏同講學于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

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
曰勿更從事于焦原矣勿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
書甲于大江以南其諸子又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
簪履望以為膏梁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
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
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復大壁遂
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為
毫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
兵也有奇僻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兄
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
若耶溪娃以薦之又發淡生堂王遁劍術之書以示之

又然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
寅或告變于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若
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
發兵果得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
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歎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
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為之衰破然
君子則曰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寧古塔將軍
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避歸已而里社中漸物
色之乃祝髮于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咒
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論
議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

者嘗偶于曲蓋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我因此問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跣跌垂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為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于是得歸塋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磨姑足稱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為寧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妣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讓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尚盛

年朱氏哀其孀獨以徑從之遂撫為女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為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為予言公子大節有光于忠敏矣而駱丞行遯之踪世多未諗請為文以表之聊据所聞志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墅一門之衰抑亦江東文獻之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為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烏食我歌大招旌茲幽宅

鮎埼亭集卷十四

碑銘

中條陸先生墓表

有明中葉以後上國風雅之枋遞有所屬而吾鄉輒與之桴鼓相應嘉隆之交張尚書東沙其最也神廟時則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楊尚寶齊莊陸舍人敬身並長騷壇王楊遭革命之厄齒髮已高旋下世而舍人又以身任風雅之寄者二十年顧但以風雅目舍人則尚為知其粗者而百年以來幽光未啓雖隣比通家如予亦至今始知之故國有貞臣乃勵置之詩人

鄞 全祖望 紹衣

之列苟不亟為表章豈非里社後死者之過乎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為中條先生鄆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為甬上四姓之一其家在細湖之西畔門施榮戟者相望鄆人各以其房別之曰尚書房曰副使房曰都御史房曰布政房曰榜眼房曰翰林房曰大廷尉房曰給諫房則以先生尊人大叅之官著而先生所居有雙桂皆藤本先生使工人環而結之其狀如井絡故鄆人別稱曰桂井陸氏先生貴公子其田園宅里甲于甬上乃少即喜為詩屠儀部與沈尚寶雲將為社集引為小友先生本從王涪州受詩法而驟出與之齊名當時稱謂王陸先生退避乃與楊尚寶並稱楊陸以太學

高等授舍人典誥勅其時京洛詩人葛震甫汪遺民林茂之唱和無虛日先生雅志在用世已已以邊事請纓自効宗思下詔褒答劉侍郎之綸出師先生戒以莫浪戰侍郎然而言卒不能用而衄已而以母老乞養不復出時楊尚寶亦家居乃糾合里中詩人李封若周農半共為甬東詩括一書三百年之風雅始有所萃其後杲堂本之以為甬上耆舊集盛行于時而詩括遂為所蓋然非詩括為之綜羅于前杲堂亦無從得藍本也有別業一在仲夏一在仲禹廟前北里南館絕不以家事關懷會國難作傾家輸餉諸督師皆援之入朝不赴事去遁入仲夏而城居為北來大將軍所据馬湏羊酪襍還

其間先生匿景不還者五年幸得大將軍去得歸及行鄉飲禮當事欲延之賓筵力辭不應年逾八秩詩逾萬首刳羊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盡集同社詩人餞餘曰吾不愧放翁之後矣次年卒先生之才名頗以素封掩即以其詩亦鮮有知其根抵者顧就令知之亦不過以其詩而先生之志節又以詩掩盖先生之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曰悟香其餘別種獨為小集尚數十種唯霜鏡盛行于時辟塵亦稍不著而悟香則雖開雕尚未嘗以示世予觀霜鏡之詩出入中唐然尚未盡免免竟陵習氣非其至者辟塵則詩已進步放筆直陳所言皆有關係至于悟香乃當改步之後國事君讐惓惓

魂夢鄧林心事頌言不諱故緘固深藏世皆莫得一見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青氈故物遂無一草一木之得保于是棗梨之屬皆出而予始得見之乃與老友陳南皋為之流涕而讀讀已長慟久之嗚呼是亦晉井之藏也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也三十年來亦四散予從飄零後撫拾之尚得其宋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間所絕無也嗚呼先生之志節至今日而始白然而論先生者不當但以其詩而先生之所以至今日而得白者亦終賴其詩司空表聖雖忠不讀一鳴集無以知也韓致光雖

忠不讀翰林集無以知也斯則言立之功所以在三不
朽之一也先生墓在夏禹王廟前游人皆乎為陸紫薇
坟今且華表翁仲俱不可問不特丙舍之荒也予乃即
其墓上梅園一片石勒志文烏庶幾有見而怒然者因
為呵護而省視之是則所深望于有心者也

忍辱道人些詞

道人姓朱氏諱金芝字漢生亂後別署道人浙之寧波
府鄞縣人也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岳軒書
畫庫者鼎彝金石無所不備而道人更喜講學漳浦黃
公授徒大滌洞天道人從之游漳浦之學兼綜名理象
數諸家其所謂三易洞璣者尤邃故道人于學極博而

亦以易為專門復社諸公爭引重之至其揮洒翰墨則
先世所傳之餘技也甲申道人方在北都遭逢大難削
髮南遁留滯陪都又遇兵禍截江之後道人以隔絕
不得豫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中蓋幾死者數
矣時故鄉諸老力為海上扶殘疆道人不知也董推官
若思者其親家道人以書邀之令遊吳楚間以觀事會
而推官答以海上之局勸道人歸赴同仇道人始返里
門甫至而推官死于告變之手道人不為怵好事益甚
未幾亦牽累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襆被長往有叩
以所之者則曰吾將排閭闔故先訪三閭自是踪跡遂
絕其兄弟求之消息杳然或曰道人直抵辰沅客中湘

王幕中湘殉節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
死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為道人究之不可得而詳也
嗚呼浦漳門下死事如劉太僕振之姚太僕奇胤華職
方夏王評事家勤皆吾浙產其後死于南中趙職方士
超賴中書惟謹蔡秀才春容則皆閩產毛通判玉潔吳
訓導士繡則皆楚產其因守遺民之節以死如彭觀察
士望涂工舍仲吉亦皆楚產葉侍郎廷秀則閩產董戶
部守諭何秀才瑞圖呂秀才叔倫則皆浙產尚有為聞
見之所未備者道人之耿耿不下其亦如謝皋父所云
死無所藉手以見信公而為此怒絕之行乎死于兵耶
死于餓耶死于緇黃耶要之不愧于師門其仁一也道

人所著有竹谿小記賑荒議湘帆集練州唱和集登樓
集汝南懷古集玉笙篇彈鋏篇許可篇素心州澱谿留
別州八音草其有關於大節者曰慟餘吟則北中所作
也曰聞變則紀乙酉丙戌事也曰哭馮詩則輓輦谿侍
郎作也餘尚有擣衣落葉聞砧等詩箋共二十餘種多
佚不傳道人無子孺人某氏以窮死其從弟曰廷試曰
錢皆有高節為道人墓衣巾而以孺人祔之今五嶽軒
衰北圖書散蕩朱氏子孫無能言道人之大節者嗚呼
茫茫桑海李漢丹表之不作志士之埋沒蓋亦多矣予
以其族孫德言之請為之志其大招之詞曰
天南迢迢渺孤魂些滇王竹侯零落無存些泊羅于邑

空吐吞些祇餘江籬猶映芳蓀些杜鵑哀鳴促羈人些
瘴雲如墨莫判朝昏些故鄉之樂曷云可懷些湖山湛
湛淨塵霾些墓堂潔治双闕崔嵬些宰木紛披具百材
些城中菜婦目断在臺些我詞醉君倘歸來些

明故兵部員外郎葉菴高公墓石表

高公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
官山已而又署蘄庵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陝西巡撫
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樞之子光祿寺署丞翹之孫廣
東肇慶知府萃之曾孫而宋儒萬竹先生元之之後都
御史以孤軍守鄖陽三禦闖賊語在姚江黃公所志
銘公為都御史長子負才名性地尤忠醇乙酉六月之後

都御史尚在軍而公輔錢忠介公起兵于鄞監國手諭
獎之以為不愧江東喬木版授兵部郎綰武選尋以奉
使過里門而江上陷其時都御史入陝陝已內附還鄖
鄭亦內附旁皇無之念光祿公尚家在間道來歸而海
上諸公方思揮魯陽之戈以挽落日旬餘遺老呼吸響
應公父子輒豫之丙戌之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公
首被捕戊子之夏華王事洩再隨都御史囚繫辛卯幾
復株累勵得脫壬寅之逮尤為震撼雖幸得保而家已
破都御史諸弟斗權字辰四後改斗魁字旦中皆遺民
之苦節者時人并公稱為四高公雖累遭困折其于故
國之感不少衰嘗自序曰在昔壬辛之歲里中諸名士

大會于南湖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亦以卧子先生所
許濫竽其間國難以來華王得追隨范倪諸老遊于虞
淵而予覩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以期不負此初盟
然以視亡友則可耻也志趣不齊苑枯隨之向之同社
半已出山攘攘如也咸淳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予
是為梓鄉耆會其豫選者甚嚴王水功林荔堂徐霜皋
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皋羽非易及矣然而月泉之集
何其會之濫也得無有妄豫其中者乎惜不起而問之
壬寅之在囚也終日鼓琴有仁和令者亦解人也以慮
囚入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皆厄言嘆曰
先生休矣顧左右曰為我具酒饁來既至拉公飲風波

亭上公固辭令曰無傷也是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賦
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及公事解遣人謝之竟不往
謂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所寓樹
一梅一梨東西相接公愛之取以名其集蓋自甲申十
九人以後分年為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于末有敬
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証最博如黃公林之謫黃姑林
大禹廟之謫謝女廟其後聞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公
有用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宜
人某氏塋于某鄉某原子某孫某某雪交集手稿予從
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亦尚存于家獨敬止
錄殘斷不復傳書公之太夫人黃氏先侍郎外女孫也

故高氏于予家為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
公之卒也墓上之文未備至是予始為之銘其詞曰墓
樹垂垂枝指南朱鳥集之聲喃喃有書早已出枯函有
銘聊以昭幽潛

李駕部墓誌銘

李駕部文績字昭武一字夢公鄆人也學者稱為學樵
先生少以詩古文詞詩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為
叔氏封岩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軼
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
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
去其中之悒悒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

因謀從王于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
歸于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護帛書中人
自分必死降臣夫已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
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天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
得免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為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
強項斬斬不撓華公嘆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
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雁字詩一
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
獨留華公相傳以為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
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怵之曰汝不畏死耶先
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遣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

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肯
屈魔鬼錦纏道諸闕以為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
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
歸先生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
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
而楊公圖石亦死先生以其子駙娶其女因撫之追踐
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長江之後間道歸至天台先生
遇之途中時閔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復入林門亂定遨
遊四方皆做謝皋羽為游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帑
筆則題曰眾人皆非夫也瞑目而卒先生學極博生平
露抄雪纂手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歷方輿禮樂

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不具依希宋儒王厚齋之風及
成公寶慈以成來鄞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又私
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契晚年尚
作小楷薈萃諸儒言其所著于三禮則有注疏詮集于
易則有舌存于春秋則有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學
其詩古文詞曰殖閣草州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緝
香諸編有三巖聽雪有石白閑課有底谿新語有井中
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底谿新語存先生之墓在城東
其曾孫某乞銘乃為之詞曰
是為五君子之子遺慷慨對簿而無咿呢天網恢恢以
護周之餘黎

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祁收浙之寧波府鄞縣人
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
為鄞第一老人于推官瑤仲兄弟為父行國難時共從
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為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姊姪六
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汝社為楊氏宗老老人
最少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家^索里中後輩遙望
見老人曳杖來輒襍還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汨汨
以為異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株艾千
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妄以
為楊維斗及行賂于嘉定伯再入闈求雪耻而所得又

為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
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
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闔古古勸史道隣清君側
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辛幼安項背即即用之亦
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
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淡歸晚節稍委蛇諸
公可為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
言蓋先生所聞于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
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
浙江水利攷尤有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
童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

盡焚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僅免嘆曰我已無國無家
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
衰嘗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尚可
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為如願欣然而往
既適館設崇筵于絳帳舍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
如此遂無片詞隻字存于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
其亦有見于此而豫裁之耶謝皋羽之殉葬幸免生前
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于某
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于某鄉某
原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為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
也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蕪銘不磨

錢東廬徵君墓表

鄭高州寒村之歿也謂其子云吾有不了事二其一則
姚江黃先生墓文其一則老友東廬錢又墓文也歲在
丙辰予為黃先生篋神道碑東廬先生仲子際盛見而
喜曰是足以卑高州之一憾矣惟吾先子之志子其并
為高州卑之予曰諾會連遭先人之變不得為而際盛
卒然其病中尚惓惓以此為屬既除喪先生仲子中盛
又以其亡弟之言來速予曷敢辭先生諱廉字稚廉別
號東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明山東提學副使啟忠
之子副使以講學名于世所稱清溪先生者也先生少

孤副使之卒方三歲其丁國難方四歲當是時先生之
從兄太保忠介公舉義已而航海家被籍太恭人挈先
生避兵武林依外家遂從外家之姓為高氏事定始復
姓長而勵志讀書以名節自任不屑為里巷曲謹之儒
副使之講學在明儒中為蔡雲怡黃海岸朱震清一派
頗叅以宗門之旨及姚江黃先生講學于鄞則申明蕺
山之傳錢氏子弟多從之游而先生才氣橫溢思為王
霸有用之學以見于世故自象數兵法地險無不推究
遙接同甫稼軒一輩其于家學固為轉手其于黃門亦
為別派也聊城師相傳公嘗欲薦為中書舍人不就耿
藩之亂和碩康親王提軍至浙鄞園李公為制府鄞園

固出副使門下延先生問策先生授以祕傳火攻之法
皆按壬遁支干行之師遂有功王命叙先生從征功授
官先生以母老固辭不赴鄞園亦欲薦之先生中夜遁
去先生豁達伉爽篤于友朋之誼故鄭高州寒村曰管
夷吾稱鮑叔推財以我為貧吾于東廬見之性介特姚
江黃先生之卒先生素車往吊逕突其墓不見喪主而
返雅稱契家子萬承勲之才其後忽有不可斥之甚至
而承勲感先生之意愈厚有姊適杭許觀察文岐為子
婦觀察死難姊寡居無子先生迎養之終身副使有妾
葉氏隨任江西後為尼先生歸骨祔塋之蓋自明萬歷
以來東皋錢氏一門奇節偉行靡所不有而先生當喪

亂之後克溯流風獨殿一軍顧惜其以有用之才不肯
出而施之而隱納于東廬以老先生生于明崇禎庚辰
六月十二日卒于康熙戊寅五月初八日娶陳氏副使
紹英之女繼翁氏知縣林朗之女繼陳氏經師同亮生
生之妹也塋于太白山之吳公魯子三中盛際盛德盛
皆能盛其家風際盛先卒女二一遣萬編修經一遣黃
戶部廷銘孫男十孫女四所著東廬集若干卷又輯錢
氏詩文在茲集若干卷蓋紀善以來之文獻也予文于
高州無能為役頌以通家子弟之誼頗識先生之學術
風節是為表

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

南嶽和尚退者名宏緒字繼遜揚之興化縣人也其姓
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峯為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蘇
之靈巖最久退翁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
曰吾始祖咎繇為理官子孫固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
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
子孫尚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寒石耻與賊同姓
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造與之合天下傳為
二為退翁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也時時思所以繼
之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項于焦原相尋無已而
吳中為鼠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退翁才厚重
不洩其為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

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
曰吾苟自反無愧即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
家得力正于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
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嘆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
枋所居澗上草堂正堂靈岩之麓生平寒餓不納音人一
絲一粟之餽顧燭于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
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
者也故儀部郎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終脫然談笑而
逝退翁獨沉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
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嘆曰軍持中有此老吳輩
寧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

是一度否眾莫敢對退翁潜然而下退翁既久居吳明
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于竟峯以祀其父同人
為上私謚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惟
恐失之復迎以歸壬子卒于靈巖年六十九其出家年
四十所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退翁之在沙門宏
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峯海內皆能道之而徐枋曰
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
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為者年來靈岩香
火曰微吾友長洲陸錫疇每予嘆之因請重為之碑以
表其壘文獻脫落弗能詳然畧為言其大節則瑣屑可
置也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于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

自待宜也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
遂為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故予之為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仍附之
諸遺民之後以為足比宋之杲公殆庶幾焉退翁法嗣
滿天下而賢最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從亡不
遂自蠻中歸聞退翁名徑依之為執爨退翁一見曰是
非常人也既而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
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壽嶽子麟生監司死節深抱
王哀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
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郊之難寺中星散說
獨負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為時所重其後居克峯名南潛

